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對山集 卷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對山集卷四

明 康海 撰

序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自己巳以來蜀民不舒方士罔靖天子震怒爰命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塡溢財殫民困賊勢益延一時受命之臣瘁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不滅隨撫隨叛於是上命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終厥勲蓋是時公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部將軍鼓行來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羣盜方叛走漢綿勢焰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内詘公曰此若搗鼠宜先塞其旁穴夫旁穴茍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乂巡撫陜西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以寛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曩聞征蜀將士言蜀中多巉山絶壁賊更善附山

攀壁千人刺牙激弩萬夫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窟凹師弗習往往中其伏兵平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一相擠倚仆趺若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飼不飽士馬忽已大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士亦多首功者豈設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軌道耳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填守要害其故所往來之道既絶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紀律之事益申益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奇自

為奇正自為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修涵有素宜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然也藍公與公同事共勲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為祝之曰願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曩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畛死不為盜則公之德於蜀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為何如哉

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清新俊逸有國風之才焉然凌谿子循循若無而士大夫者乃人人願見矣即凌谿子何可斬而不傳耶夫言之及於遠者非必尊官高年也詩又言之精者苟有諷詠興起之益雖鄉黨閭巷可也況思深義熟該備情理如凌谿子之撰哉縣令劉侯者濮人也恱而刻之將以廣及同志子嘉其能昌君子之言也於是紀諸其後

張舜卿東征詩序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赴勦者以數萬計賊勢益盛於是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宣府兩邊之兵以為之前陸公行於是以武選主事靈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參將某統遼東兵勦東路十一月中張興張旺率衆冦長清章丘鄒平高苑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臥擊之高麗去貞觀鎮十五里四鼓

先令斬榆棗塞巷口道路分八百人遏要害餘兵皆遊擊約五鼓鼓譟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為榆棗所罥挂我師於衢市間奮擊斬獲不可勝數而二賊首亦就殄絶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脅從者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當生於是得男女小大八百人騾馬千數十匹龍鳳旗轎及兵仗雜器三千七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圍茌平舜卿以精兵百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劇賊數十人未失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

員外郎子為百戸縉紳大夫聞者皆為歌詩以嘉舜卿之績命曰東征大捷詩胙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來與平蜀其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敷舜卿文學之士能克武有勇如此聞齊彦名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大賊也方其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一鋒舜卿能以百人解其堅圍斯巳偉矣其高麗鎮之捷張興張旺者劉齊頡頏之盜也冦淮安立敗兵備兵擄知府劉祥不一年集巳至數千人直隸山東徐淮諸處

所過傷殘毋敢攖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孑遺此非表表然具熊羆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而往任援方益大矣然盜起固有所繇其繇皆舜卿目覩而心悉者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爲之所邪鄙諺曰治壞於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病痊劇之際者也失而弗治後何及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既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月

丙申叙

送沈仁夫序

沈子在闗中也凡五年故沈子能數過予予於是則能有以熟知沈子之為人兹沈子秩使憲滇南矣沈子以書抵予為别予以痃癖不能餞沈子也乃以其意告沈子而贈之曰夫騏驥驤騄所以稱良馬者以其德足以致遠也士大夫所以稱有良治者以其業之居諸身者廣大而堅固也今天下之民所以困踣愁苦不能休息

者天子嘗以蘇息安妥申飭有司使亟行之而此日甚也固征賦之令未善邪何行之百五十年而獨至此棘也夫由近之所行而不易雖悉蠲征賦之令而民當益窮何也禁令不明刑罰不當奸吏舞文而欺罔豪民倚重而噬弱故貧者抑志委心甘為人役而鈎利之徒洋洋然横行於下而無忌也昔者沈子之在闗内蓋嘗求是而治之矣既而何子道亨又惟求是而治二子之治才一年而闗内之民瘠如縷梟上吏虚恢鮮實苟務姑

息忽經制畧肯綮民安不然故愚嘗以為教化之道在於富民裕才富民裕才之道在於明法禁審罪當刑法禁明罪審刑當矣禮樂有不興者吾未之見也曩於何子之行也既嘗以是告之知何子居乎其業者廣大堅固可以行之而無蹟也故於沈子之行也又縷陳不繁焉沈子何子其道一而已矣夫久通之市必媮久張之絃必朝皆不俟先民之訓而後知者也奸吏豪民之治不嚴徒以區區小過細事詰審劘切非所以求之法制

之外者也今之言者曰貴近科擾官吏疾首苦心而莫能拒其至大者然止一索而止姦吏則緣是以趨五倍之利豪民乘以先輯速報者又輾轉藉倚是以什而供一也彼貴近者固莫能遽已矣此緣貴近既民者吾亦不能已邪孔子之仕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孔子先簿正祭器此所以使自廢其獵較之道也奸吏豪民無所得志於下彼貴近即甚狠無厭見求之難如此不俟再求而心已勸矣此姑舉一事以告沈子耳沈子

愛民信法崇德敦義關中來仕者吾微有多見也民盻盻于上之治已也今已數歲無驗矣予不於沈子望而誰望邪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平蜀詩序

正德辛未今右副都御史馬公以僉事分巡川南時藍鄢諸賊為患蜀中者已二年既伏誅後復有廖麻子起川北方四起李崖井各有衆十餘萬破瑪瑙關陷南川綦江直犯江津以窺重瀘諸軍望鋒而潰亡敢攖者都

御史林公俊駐軍江津以公與副使何君有敘瀘之捷遂檄公巡川東川東諸兵事皆以屬之曰賊非君莫可平也公于是與何君約曰副使李君以施南兵阨綦江路吾宜躡而戲之大埡與爲夾擊此至計也於是俘斬萬餘人賊懼走乃追諸永澄[土曹]東鄉垻摇櫓箐益斬獲不可勝紀於是賊日夜竄毋敢反顧自蹂踐死者若積薪刈枲用兵以來此大創耳然時山路嶇嶮饋餉弗繼氷雪凝沍而人士凍餒不可支公自徒步衝嶮勞苦慰

勉故士人之感悅用命如此賊渡江北川湖土兵以久役思歸林公名諸公急還徵兵公獨以民兵數千襲賊後賊攻梁山鬭新寧公趨保新寧賊遂遁去方四乃道亡公擊牛釃酒犒士卒曰吾乘勝追殺彼倉卒未諳吾衆寡必急擊之可得志也衆曰唯乃進追於陶溪及鳳凰山連破之於是賊走廣利寧羌掠食而已廖麻子在漢中聞若此因内懼求撫軍中諸公信以為然公曰此所謂急則求撫緩則復叛也吾不能以全蜀之衆受侮

於賊乃縱兵追擊於清風嶺歌陽寺大破之於是方四
賊為曹甫遂來乞招而自散者已數千人川東之賊始
渺小矣廖麻子益自懼於是殺曹甫以遯而公帥兵追
之斬獲不可勝數賊乃渡江轉川西往來漢成都之間
以危言索臨江市於是主者以我師老憊議招益堅公
極論不可唯飭兵戒士籌計攻討會臨江市父兄輯子
弟數萬人拒賊弗納賊屯新梁相持者月餘而新梁民
又欲謀變賊乃去新梁復縱橫漢州勢延蔓不可支矣

上於是以今太子太保彭公來視師公首陳平賊之策凡若干言彭公歎曰不如是賊不可平也乃出潼川梓潼會兵漢州一戰廖黨遂空喻賊以千餘人由間道東奔所經窮山絕谷捷若流電凡三日追兵未嘗一及獨公所伏兵數邀之會有詔進公右僉都御史廵撫四川屬以兵事公受命益痛自刻責明賞罰嚴紀律厚士卒謹要害賊遂不能更西於是又勒兵刈馬嶺絕其東奔屬副使曹某都指揮韓某悉以精兵更番向賊而已出

高坪銅鈴歷抵平桑覩視緩急至燒刀溪戮渠兇七人賊計窮始有志請降遣渠魁二人赴軍門公與期四五日越三日賊已相率來而喻其亡去旋獲斬之蜀盜悉平捷上進公右副都御史賜以璽書及金帛優賞之焉夫平蜀之功予以罪在鄉里蓋數聞焉故知馬公先後詳細如此國家承平日久豪民貪吏得志恣肆窮人蒙被荼苦不能自立故奸猾者輒起兵生亂賊又臟知兵戒弛玩又每要求招徠縉紳大夫不窺其誠偽輒亦信之

故愈無所忌憚觀漢中與臨江市二事非馬公安可為也林公覲事見信彭公納策決機非明者不能皆策書所尠者此其數豈宿貯曩定邪未幾内江人駱松祥作亂有衆至數萬有司議兵討之公曰賊初僅百人耳餘皆良民脅從未可盡殲也乃勒兵坐境上傳檄諭之其衆果散去遂寧奸民挾其三里之衆曠役四年矣猶弄兵山中以脅其有司公命縛渠魁十數人餘民服役如初膚淺者當何如也茂州羌悉衆圍城城水盡圍急公

遣人喻羌以朝廷威德且使入城授方鑿井以待圍解茂人因謂爲馬公井云使他人當之馳奏請軍矣夫戎兵之事聖人之所慎故學鮮傳馬馬公由書生起家有宿將之所難此不可以風聲氣習槩論也易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其馬公謂邪子閬渠縣有兇人嘗戕其居民闔門死馬凡數年有司置不敢問公至悉縛治之方匆匆理校行陣也而又明法貽禁使教道顯明非確然長者不能陝西按察使邵君文實以四川諸君子之書

謂予曩為史官於馬公有管鮑之義當有言以引所為百代奇勲詩冊之首故援其事實而私論之焉

送王克承序

王先生方伯關中三年矣使者師生以王先生數不理於羣口謂承流宣化之臣宜莫有如王先生於是尊禮王先生有加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初不識其指意所在皆以使者為賢明能獨知王先生也夫自明興以來承流宣化之臣予於關中得二人焉高密李承

裕與王先生耳然皆直而靡撓淸而靡汚子然弗淫於俗油然弗媿於心者彼又惡足以知孰可離乎其心報乎其譽而當乎其毀者也及其有請於王先生而不獲也則又求所以甘心焉於是又以王先生爲不可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皆以使者爲不肖曰是徒以市井之心矙長者之度是卒以自肰其奸詼譎險之迹而已是亦奚益於事而奚損於王先生哉於是王先生奮然若曰我知靖恭執事私顧靡爽爾矣夫行年若吹颮奔矢也我

奚可以其潔而易其穢以其安而易其危哉於是力陳其志而歸上與大臣皆莫得而留焉於是王先生浩歌以就駕大揖以謝客又忻然若曰田爾而耕水爾而釣吾得返吾初服而已吾又安知所謂毀譽榮辱何物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皆曰若王先生蓋古所謂仁人長者增之而弗崇寵之而弗卑者也彼奚以是為有無也於是誦說我王先生至於無窮焉而庶民小子跣而遂號泣而後先者不可以鉅萬計澇西子聞而歎

曰王先生所以自爲者其蠲潔若是也夫豪傑之士不以丘壑之死而輕屈於細夫况若爾哉茲所以爲王先生者也於是次第其事以贈王先生

浚川文集序

浚川子之按關中也以所爲浚川稿九卷示予予得而讀之有賦四首樂府二十四首古詩五言二十六首七言十首律詩五言三十六首七言四十九首絶句五言二十二首六言二首七言十一首雜文三首奏議五首

歎曰淩川子之文之盛如此乎哉夫言者心之聲文者言之章者也士自始學以及於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君子所以布其心志於天下後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後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人是文之所以為文者以學而不以誇以所能至而不以其所徒聞故周公孔孟之文當時誦之後世仰之其體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善弗久而敝也故謂之經經者常也盡人倫之常者

也故濁世莫能蝕盛世莫能加巧者毋貴知者毋變也
浚川子曩與子遊翰林窮古聖人之蹟黜百家之謬當
時所同遊者莫不以君為能然詣理極變發精殫微博
而能簡麗而能則若浚川子蓋今所獨步操觚之士靡
得並焉夫文有三等聖人所不易而學者所未諳也上
焉者惠猷啓績若唐虞咨俞之美焉中焉者弘道廣訓
若孔孟刪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託之
妙焉三者不具雖文何觀其故在所以養之者厚而毋

淆純而毋駁而已浚川子之所養可以無媿於斯二者則其文之所至三者何歉焉予悲今之為文者殊昧此道故讀其文而附之以此此可以告後學矣正德壬申冬十月十又二日序

韓汝慶集序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能生矣或又弗底於成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聖人天地固亦有弗能盡者與予因韓子汝慶之歿於是傷天地之德有所不

能自盡馬豈生則其理而弗能盡則其數邪汝慶韓邦靖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鄠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為文武之業康濟之器兹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西參議卒於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佑人國家畀之以才矣復爾斂之扶輿之氣萃之有期期不常逮逮矣復斂天道奈何聞汝節彙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筍予痛汝慶光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窒幸猶有此可以表見來世讀其詩思其

人泝其志於戲汝慶可謂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也曹植而下才杜甫李白爾三子者經濟之畧停畜於內滂沛洋溢鬱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觸而應聲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蝕與他摹倣剽竊逺於事實者萬萬不同也予恐讀是集者愛其詞而不逆其志徒以區區辭章之末視汝慶故以是序諸篇托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嘉靖丁酉春三月七日

丙戌序

海樵子序

予居滸西别業三十年矣耕鑿飲食之外所知者農圃醫藥之細爾而舉所謂道與器者不識何物也予友湛甘泉氏寄予格物通及學訓乃知君子之道非高明不居知此予之荒唐益可笑也及端溪王君又以海樵子寄予談理辯義精詳懇切有甘泉氏之風至於三復之餘始知其原出於甘泉氏聖天子以堯舜禹湯周孔之道化天下縉紳以道自鳴者紛紛然無下數十人而篤

實當理則甘泉氏師友之間爾端溪君以盛年大學樂是道於澶淵之濱而不乘時建績光輔大業則其志可知矣吁抱洙泗之藝而甘心箕潁之間斯足以見唐虞人才之盛也已因駱生之請遂以是序海樵子云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己丑序

休菴詩集序

故兵部尚書王莊毅公休菴集三卷巡按御史對霍李君付知臨洮陳君刻之以傳屬余為序其後以識歲月

予惟公剛方正大之氣千百世之下聞之者尚凜凜然起敬況當時乎亡友山西按察副使馬君公順道公履歷獨詳以為關中山嶽之氣乃篤生於公如此昔山陰成質夫巡按時盍刻其巋庵集矣休庵集則公所自著者詞嚴義正渾厚爾雅讀之可以使人興起志意立懦而廉頑顧至於今板刻尚艱對霍君力謂公當代名臣關隴豪傑見其集信知浩然之氣公所素養故其事業文章皆本之於此真知言哉昔韓昌黎之文至於異代

得歐陽永叔始知其美而傳之其道同也今對霍君之於莊毅蓋同代後時者其神契何異於韓歐邪敬書以告後之君子焉時嘉靖丁酉冬十月乙未序

送樊子諭序

蜀有博學篤恭君子曰樊君子諭予往者識之鄠杜鄠杜有博學篤恭君子曰王敬夫樊君以教諭居於鄠杜與敬夫交且厚也故予訪敬夫於鄠杜因得與樊君交故予知樊君猶王君之於予也後樊君以家艱去鄠杜

予每至鄠杜王君必稱之曰夫安得樊君與之共坐以論哉其見懷於君子如此此可以知樊君矣後數年樊君復除涇陽教諭予有族姓在涇陽則又數與樊君遊故益知樊君表表長者也今年夏五月庚午知涇陽吳君其者某同年也令族姪康生來以書謂予曰樊君以浙江之聘將往校其試文願吾子之有以贈樊君也夫試以進士文以顯業校以別賢故士非試無以進業非文無以顯賢非校無以別士者天下治安之所資君相

所宜慎求而勿易者也浙之大夫君子有以知樊君之賢也故遠求樊君者如此勤其亦有冀乎樊君焉耳今天下豐產之區以浙江為首司而言士者亦惟浙江是先盖自高皇帝建國以來其以文武之資佐命而創物者若括蒼劉公以儒者之道而示斯文之軌則者若金華宋公王公與天台方公數君子者名德巍巍然首集昌明開物之始其流風餘韻天下莫不仰之如覩也況其桑梓之地哉今浙江之士日盛而登庸之效日益以

聞於天下矣其士之抱業就試者又鱗次羽集於場屋之間矣非積學履真逖照廣識者尚可以易辨於斯哉是以特聘吾樊君者良以冀其如是焉耳夫文之所以見士者自古堯舜咸先之蓋微言無以見志故試其文者將以探其業也數言之間心之邪正學之真偽業之崇卑舉露而無隱焉其校之者或未能如是也是倚衡以觀眩獲其所獲而非吾之所謂獲者多矣夫豈斯文與斯民之幸哉樊君其有以念之可也謹以是復於吳

君其睽闊希戀之懷吳君自有以道之非予所能及也

嘉靖元年歲在壬午夏五月二十又六日辛未序

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録序

予覽傳記之所載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奮有古之道馬勝國以往姑無論矣明興若先尚書公文簡馬公御史高公司馬王公端毅司寇宋公其進也或立德立言操心亮節建功昌朝知名當時其退也敦本厚族睦黨重俗至於今誦其義思其人使人薾思奮孟

子所謂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豈不信哉
然習久而訛俗遠而敝今之士大夫果能無媿數君子
之意乎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吾關中士大夫而一語
者也何也棄樸趨末則淳厚蝕務細博奇則閎偉散脂
韋浮沈則剛毅亡即譏履僞則強奮熄關中之士所以
聲名於天下者此數者苟既蝕散亡熄則又何得以稱
關中云云哉故曰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關中士大夫
而一語者也適今年鄉舉士某等以予弟河及予甥張

之槃徳光同舉而有會且將録而傳也托予序其後此正予所欲告於鄉之士大夫者乃又托予有言哉於是更陳其義以告諸君曰夫君子之道進徳修業而已矣故夫子於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徳修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得乎已而無與乎外故窮不失志達不離道今諸君行將登用於時所以加諸其行事者一言一事有倍於此則非所謂進徳修業之意而顧慮持疑之惑起由是將有言其所不可言行其所不可

行者豈非夫子之所棄哉夫國家所以待士大夫者禮義之厚諸君幸親與見也自監臨以下洎諸執事豈不欲有得人之望於諸君哉關中之前修學者之已事予故丁寧於諸君所冀諸君之慎之也今日諸君之會正所以修其同為吾關中之光也於此而少有所異則遂不可得而言同矣諸君勉哉嘉靖元年壬午秋九月八日記

何仲默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遐哉盛矣然作者接轍於域中其

敦致古昔必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猥溢於往訓摹倣剽竊遠於事實予猶以為過云弘治時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視昔加盛焉是時仲默為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為翰林修撰一時能文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為難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其在兹乎夫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辯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之所作三者備焉故予歆

綦歎息非私之也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修撰歸
十三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
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浮可以上薄屈宋賈董有相
如子長之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
厥覩淺矣仲默豈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徧天下然實
無知仲默者此也漢魏以降訖於開成世代既移音節
斯異修辭之士能無惡厥趨斯以優矣復能引而上之
不沈於流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十六年

秋仲默既卒又三年予次第其文為若干卷首賦次詩次文皆隨體區裁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錄存家笥以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事可以知予言所指矣仲默才髙而意宏德純而識逺榮辱毁譽一無所動於中予别有傳記兹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值張子時濟過予所見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集云嘉靖三年二月甲子序

送文谷先生序

予以壬辰冬再詣長安文谷子來訪予覩其人聽其言
有孚之君子也當時諸君子相訪者顧無能如文谷子
於是定交焉凡予所論說於文谷子者他人莫能解獨
文谷子迎刃解焉曰今之士大夫率以文章口耳之細
能命一辭賸一說即小視萬物皆莫已若是盖未嘗反
而求之於心故馳騖如彼耳然于辭說之末亦未之領
畧也左氏國語一時之言其精粗雖異而大指無謬於
事實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今之士大

夫竊取其語似而未通其大指故泛焉蕩焉不能自得所依蓋好古之過也於乎斯言也豈尋常所能識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心之德也學不求諸其心徒以言語文字之細貿貿焉終日以為道在是矣亦不遠乎予令歲凡四會文谷子矣其所啓迪士類一皆因之於心而求諸理故士子沛然興焉諸以言語文字相勝者方退然若無也豈非文谷子之化哉聞文谷子以考貢不合於條例左遷治郡今天子勵精求治廟堂諸

公方虚心以求天下之賢翊贊弘化安有純儒如文谷子者肯使之待年於郡而不亟登於朝哉於乎是深有望於文谷子矣闔中諸君咸有詩贈文谷子僉事南溟子以予爲序故予以所得於文谷子者引諸其首甲午八月戊午序

王舜夫集序

昔王舜夫在山東督泉以五古詩二首寄予才情之妙近希覩也後見陳伯行所刻然甚少益足以覘其所爲

詩矣嗟乎舜夫之才典麗咸備機軸不凡蓋作者之雋也不幸早死厥志弗究士林惜焉比自華山歸道過長安遇伯子直夫出舜夫全集問序於予曰此亡弟舜夫之作也舜夫精力頗盡於此幸而不與俱亡亦賴於此兒輩將刻之以傳惟吾子序焉以詒來世予惟天地清淑之氣以間而萃於人然輒予而又敓之故鄜炎李賀百世興憫鮑照謝朓千古共珍蓋天不愛寶而恡才神不比淫而忌雋載籍所覽畧可徵矣明興百七十年文

章之士莫盛於弘治正德嘉靖之間其奇且逸者則光耀弗長仲默昌穀是已理之合變達者畧焉世稱壽者貴者百年之後寥寥無聞而鄜李鮑謝世异代殊如一日也其得喪重輕遜乎弗㐮予於舜夫又何傷焉集内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共十幾卷舜夫之製宏且富矣其行事載在志傳列之卷首予不贅也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月朔旦序

樊子少南詩集序

予昔在詞林讀歷代詩漢魏以降顧獨悅初唐焉其詞雖縟而其氣雄渾朴畧有國風之遺響後三十年會信陽樊子少南出其詩聞其議論葢初唐之雋者矣然體裁因時而易世道升降聲音畢從亦理之自然者少南生八百餘年之後能脫夫近習而聿造其奧如此非所謂豪傑之才哉或曰唐初承六朝靡麗之風非儷弗語非工弗傳竇雕蟲之末技爾子以雄渾朴畧與之何邪曰正以承六朝之後而能卒然振奮其氣詞或稍因其

故而格則力脫其靡也或曰然則盛唐不足邪曰所謂文之以禮樂而考得其成者也少南集其所為詩若干卷示予徵予序其首因其偶合於少南而欣愛其體裁故以是歸之學初唐而得初唐學漢魏而得漢魏學古君子使皆如少南斯可以為我有明之盛矣乎嘉靖十五年丙申春二月丁亥序

林泉清漱集序

此亡友野堂王君仁瑞之作也野堂有美才敏思過有

所感則詩若詞應口而出無䂊黙竄俏意後句層見疊出揮灑示人四座稱羡以為難能至於塡腔詩韻得諧即已初不深求東鍾江陽之細其閒或至以庚青協東鍾以寒山協鹽咸者曰歌之不離是即大協我道葢如是耳客有難者笑而不答已而曰於戲三百篇亦古之樂歌也被之筦絃薦之郊廟神人以和顧豈拘拘於韻者天地閒所聞皆韻視作者何如耳夫豈有不協哉長白山人徐本良曰仁瑞之論奇矣何古詩有協韻而律

詩則專韻乎今之歌曲猶律也故樂府法以知韻爲第一義分甚嚴也世代之相乘風俗之沿習奈何可以如是論也予次第野堂之著將刋以傳世而猶以二君之言序諸卷首雖所以愛其才之美又因以明其法之不可廢也

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

夫因情命思緣感而有生者詩之實也比物陳興不期而與會者詩之道也君子所以優劣古先考論文藝於

二者參決馬孟獨與予同遊南山及韋杜邰鄠之間凡十有餘年每有所作予輒稱善今其履益深而辭愈達矣非有以神會是理優游斯道其何以然哉一日孟獨過予澇西山房出所為詩十餘卷予取而讀之若鮑謝復出沈宋再作頗幸相得之未晩也因與區裁其體而講訂如此嗟乎明興百七十年詩人之生亦已多矣顧承沿元宋精典每艱忽易漢唐超悟終鮮惟李何王邊洎徐迪功五六君子蹶起於弘治之間而詩道始有定

向繼而孟獨接武於正徳之季一時作者金石並奏斯
皇明有大雅矣於戯休哉昔先兄徳瞻盖嘗奮起於成
化之初矣顧天不假年弱冠而隕篇章雖存神化未逮
識者憾焉夫弗因于情則思無所命是不縁感而有生
也故比興不明修飾無據雖盈笥櫝將何以觀哉以是
知孟獨之詩當沛然傳世也撫臺劉公嘉覩斯集慨欲
板行値予東遊華山再過杜曲太守李公裝潢見示因
遂書此序諸其首而且泝我明詩道之盛由於諸子者

又如此云

樊氏族譜序

陝西按察司僉事樊子少南出其家譜一帙示予凡十三篇不遠冐以誣親不撰美以欺世葢古人之所難也昔予嘗修先人之譜矣定義例以示空同子李獻吉氏獻吉以為可觀後獻吉為李氏譜則采而用之又數年予為母氏族譜涇野子以為直質與之謂予獨無遠冐撰美之嫌如今少南所撰者焉讀之三復乃知英雄之

意凡有所為則一主於是而不計其他益又為古人之所難也梅國與研岡之序道之詳矣敢敬題諸其首以為作譜者取法焉

史記序

太史公作史記百三十篇由黃帝以降訖於孝武之世傳記之所載故靡有遺矣然學者多尊師其文而莫得其書有志之士憾焉予曩遊南都睹太學之所積則年歲久遠刓蝕過半蓋自中統抵今翻刻者鮮是以良本

絶廢闕漏罔稽魚魯益繁亥豕靡擇斯固士大夫之責耳矣於是博采旁搜十有餘年始得斯本若獲珙璧乙亥冬將謀於梓用暢宿懷然其所有則但紀表世傳而八書逸焉間雖補之縉紳所藏差謬又甚脫簡彌滋於是殫心竭思繼以日月參視羣冊斷擬至理頗謂苟完斯典不墜前聞自丙子八月至此踰歲刻成咸謂當有以志所由來故輒爾漫及匪敢微効第永兹文若夫孟堅所論龍駒所稱則俟有博雅君子折衷於聖人之道

而是非得失固難以一人之言盡萬世之議者也至於
黄老之談蓋當時所尚行已有徵非先之也其云善序
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斯
可為名言實録矣夫列傳先夷齊而後管晏所以尊髙
節而賤功名也老莊申韓至同傳焉此其意云何司馬
貞思欲續成先志乃謂静躁不同德刑亂舛遠近乖張
詞義踳駁欲柱史與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則所
以云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者豈

未嘗熟讀而深思邪蓋既成一家之言又安能悉合於衆人之意鄙諺有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難矣哉難矣哉

壽石渠先生序

夫名者萬世之所榮而道者一身之所積也古之人若伊尹周公雖由今之世不必盡讀其書識其事愚夫愚婦亡有不知其為伊尹周公者而伊尹周公所以為之於身顧亦曰求得其所為爾見之於世而人道之夫固

如此不可已也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
公由初出而仕也即著其名聲於名公卿大夫之間為
都御史則黔服之民闕 之闕 稱巳盡兵為兵部尚書
閭閻之間夫婦之細亡有不傳焉其致且歸也九闕八
闕之遠樵闕 之異亦斷然若以不可一日無公者
亦奚能讀其書識其事也先皇帝臨御之始戮奸回用
正直首起公於千里之外天下之人亡論老幼愚智賢
不肖又皆欣欣然喜談而樂道舞手而颺足若將以為

可相引與俱於富貴也去年公壽九十天子以兩宫徽號禮成大賚天下存問耆舊大臣而齒德爵所獨尊者以公推先遣行人吴玉棨齎詔幣以往縉紳大夫歡言於朝士歡言於學商賈行旅農夫餉婦歡言於市肆田野葢公之心未甞一日少忘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之心亦未甞一日而少忘於公夫得大臣之位而思盡其道者由國朝以來至不少也獨公與人情如此焉不知伊尹周公所以在當時其生而存也有與否也監察御史

楊儀曰士固有曠世而相慕者公今在健而亨而其儀矩也近且易仰尚天下有若人尚紛紛然日且望之若以為咸不可及公況為鄉人乎遂率其鄉之人之仕於朝者為五七言歌詩若干首錄以奉壽公於三原里中其既成也故又屬海為序

奉壽邃庵先生詩序

我邃庵先生以盛德大學儀刑天下關中之人親炙之日視天下加多焉故其感戴欣慕之情至於不能自已

非私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報也厚即先生固靳之亦不可得矣今年冬十二月十又七日實惟先生初度之辰而先生之壽至是蓋七十又四矣此天之欲壽乎國家必先產明德之臣益之以壽考居之以穹位使佐明辟佑元化也吾鄉都御史靈夏馬公宗大𦍑關中士大夫舊遊先生之門者而語之曰吾輩所以不辱乎先人之訓能自立於天壤之間者先生之教澤也今先生之年日高而吾輩之違先生益遠七十古稀況益之以四

借歲有所圖能寄壽於先生之堂其於百歲僅二十六年耳昊不敏玆有祝願之辭願與諸君同賦以致於先生諒惟諸君之意無殊於不敏也士大夫曰此正吾人欲致意而不可能者幸公有以教之於是各述其所賦之辭以輸於宗大宗大具縹冊求善書翊日帙成顧海曰須子述序士大夫之意於首海得之三數讀其冊矣乃作而嘆曰古今人以師道感服天下者孔孟程朱之後逮先生纔五見爾其他雖不可勝紀皆弗羣此五者

即綢繆結固君子何取焉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又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諦斯言也則士大夫所以感戴欣慕於先生者葢得其養者深故感戴欣慕其德者至於不能自已若是是與七十子之服孔子奚異也今天子勵精求治於上先生以元老左右廟堂正天下仰沐深仁至治之日陰隲於民既厚且固神之監之方將與天同極永裨淳化區區百齡何足言也宗大曰此正不敏之微意遂

命書之士大夫歌詩之前若引起其意義焉嘉靖六年丁亥冬十有一月丙子序

奉壽王母太淑人韋氏序

南皋公來撫陜西奉其母太淑人於撫臺凡飲食起居必躬必親太淑人視南皋公盡心體國心益喜身益康寧故南皋公益得肆力王事民之休戚利病一切整齊振作不急不迫咸就厥度矣冬十一月二十日太淑人壽踰七旬關中士大夫登拜於堂上太淑人千歲壽已

又爭為歌詩賦頌以揚休美以廣德心於是以海為序引諸其端海惟古之賢母所以成就其令子名於當時傳之後世蓋非徒然諄諄切切而不量其子者也蓋必有以先知其子之可進於上故周思曲慮必欲引之於道一覩視一嬉笑率加謹焉若孟陶之母是也南臯公雄才雅度海昔雖聞之然固未嘗就見也及是秋九月會公西巡過郘不俟謦欬而已知其為南臯公矣其所成就豈媿于孟陶氏乎今闗中連歲不登十日之内米

價騰湧民不復望更生南皋公且賑且處出藏庫之積令民轉糴取息歸以自贍麥豆有收方還其本不幾月而西北兩地之米悉輦致郡邑矣市無騰價民有生心視區區沿村歷畎而不知經權之變者殆何如也南皋公與海言昔先大夫治尚書兼覽群史以病瘵不能卒業然天性耿介於人寡合端居危坐晏如也其自少及長凡所為學實未出就外傅皆先大夫口授手改以有今日庚午冬雖嘗迎養京師受有封命然甲戌冬莫不

起矣幸老母在得朝夕承顔古人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況今日乎傳稱一舉足而不敢忘其親盍南皋公之謂矣太淑人之德本之先公南皋之勲業本之太淑人是皆獲壽之本故海儋述之以為壽太淑人詩序嘉靖十一年歲在壬辰冬十二月丁酉序

對山集卷四

對山集卷五

明 康海 撰

記

蒲汀記

濮州李夢弼為翰林編修五年由夢弼之祖居京師至夢弼之身幾年婚姻長養宜與濮忘去已矣夢弼蚤夜思得以一至望濮坐濮之里與濮人問訊歡笑以徵其

初然近爲天子法從之臣有不可斯須去者閲地志州東南故蒲汀喜曰是蓋以居我者吾盍以是私自號之即不能至濮與汀對雖終吾之身命吾爲蒲汀主人吾將甘心焉余聞之曰夫天下之事固有不可以定論者夫自明哲之士觀之未有不先繫其所向而後得者山林之懷古人身受天下之任蓋莫有不繫也夢弼生長京國又舉進士高第爲天子貴重之臣年又少氣質見識又磊落不羣也其將來之受又可以無可止極其聲

名令聞不窮也乃油油然思其土而不忘若以其可以終身如華袞之榮我也夫豈其性之異哉事固有非我所定者來日之事吾又安可知也是則夢弼之志而已人苟由是心以臨於爵祿之間其所以大行於天下國家者其可否去舍何如也又安知耆耋之至功名之極不從容游衍於斯以盡夢弼之志也哉則由今日以往至於百世之下曰蒲汀李子之居未有弗可也或曰昔者漆園吏周嘗釣汀上夢弼豈亦慕其為人之高放乃

因以識之歟曰否周放於禮法之外者中人有羞之非夢弼之所與也今年余來京師夢弼作蒲汀圖凡濮之大槩若可以盡矣因出示余遂書此以記

拜將壇記

漢中故有髙帝拜將壇在郡城南外附城塹實淮陰侯決策之地也代異境遐士大夫非郡守監臨莫能輒至其地故登眺之際吟詠之事寡焉自已已以來蜀道恣橫郡方弗康天子震怒出師致討名臣鉅公相繼秉節

而士大夫以簡命參弼者數年之間始旁午不絕暇日或感風雲之意尋遊邁之跡間多寄興玆壇追懷往事是以遊覽既繁述詠遂侈於是陝西按察司撫治副使呂公克中結亭壇左悉刻貞珉豈耀近觀蓋咨來哲復以予言記諸亭側夫英雄之會賢聖之業其跡雖遠其教最長也故帝王之興也皇皇焉謙恭延士如有所弗逮而其衰也殺正士任邪佞孽孽然亦如有所弗及焉是以俊乂日遠而讒諂日親此二者治亂之定分存亡

之大閑也有天下者可委而不鑒哉吕君承壞亂之餘當更新之際其所以感慨往事而經畫於思惟者至熟也後之覽者茍能思所以搆亭之意有職守者修其所守而不溺於所安懲其所未戒而益致其所當慎則其所以興起其訏謨而延慶於斯民者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豈非吕君之所能教哉亭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明年庚辰冬十有一月甲子記

心逺亭記

見山先生結亭於西郭弘農川之浒命之曰心遠亭亭下則川之東陬土沃而易左右皆善圃而先生之圃居其中翠岩犖木掩映環列大河又自秦晉之間衝而東下横射兹川川自秦山朱陽川來至虢畧北與永寧澗口川合逶迤至數十里經亭北里許始與河遇瀰蕩之氣晨夕交騖卓為關東奇觀微雨新霽則大華三峯舉在目前而此亭特據其會予再來靈寶先生攜酒飲予於亭乃以記屬予初予坐亭上已甚愛山川之美憾不

能卜居其鄰日覿其美且幸邸舍接垣於亭得時時覿玩偶一臨坐悠然之興渢然以生殆不知身世之安在也先生以心遠名亭蓋求諸靖節心遠地偏之意予覿先生之心澹然無欲雖當顯傾之位而從容謙遜若無所與焉者即日坐車馬之會此心之遠無以易也今天子勵精求治天下名德之士搜訪幾盡廟堂之任將不久委諸先生推是心以加之天下則天下之民又將溥被安靜康和之遠福矣但一作殆此亭之作先生之遠致

也亭作於嘉靖五年秋八月十八日明年三月記

春雨亭記

渼陂子宅後有園幾十餘畝近宅百步為場以納禾稼場以後皆園也列植花木蓊虋蓬勃琦瑰逶迤其後又有脩竹萬竿及場西望邃若豐林城市之中能若此者其亦鮮矣亭趾雖築楹棟未樹予每至則坐此而忘歸焉嘉靖癸未夏四月灤江公巡撫過鄠訪渼陂於衍慶之堂民事既詢倡酬斯作于是攜榼至園卉木崇新好

鳥羣至公忻然自適不知逸興之所自也輒巳詩成數首擊缶微歌若將神游八極之表地雖有然而公之胸次亦可知矣于是以廩餘畀知縣黄生曰為我作亭於園永為渼陂夫子之所憩游渼陂子乃以書謂予曰子宜記予惟渼陂子欲搆斯亭也由甲子及今二十有一載矣奈何至公而始成蓋於是而有異數焉造物者若有陰騭於公使兩君子之休聲高誼因是亭以永傳也安知百世之下不以右丞之輞川别業晉公之緑野堂

視此亭乎昔者渼陂子謂予曰他日亭成予當以春雨名之方予經始是園適有春雨而予今返耕於鄠其所以致力於稼穡之間者惟是賴耳斯亦因予日用之常以加之云爾於乎以夫子之德之學乃俾至於此無他想焉其可以為千萬世之所憾矣灤江名玥字汝温永平人渼陂名九思字敬夫鄠人皆姓王氏明年甲申秋九月癸未記

五幸亭記

五幸亭者北山夫子所居之亭也何以五幸名幸者人所難遽遇難遇而遇之所以幸也皆識其所樂逢五者何治亂安危世之恒事生丁福世蚤冒休徳不知兵戈之事雖嘗孼人侮順而耆舊登庸政理未盬羣盜奄平海宇澄乂使得逍遥遊偃於太平之世以為之氓此一仕者棄親戚去墳墓雖以淺薄致閒然能常守先人之墳墓使享不後時閒又與鄉黨故舊論心話宿傾倒往來則志願恒畢百想咸謝此二居官服政非雄才敏識

則不能致名實博徽美心魯意狂雖事之所至不敢不勉然稽之古人仍多抵牾乃以有罪去役不妨賢路此三古之賢人君子不在朝則在野在朝服政在野服耕耕作之事非力勝年富則不能親而以未老之年優游畎畝克終初服此四載籍者禮義之府士之源也非閒靜安遂則不能探賾而致深非氣盛志强則不能礴精而契雋耕作之餘身有餘力心有餘趣隨所披閱悉可無倦此五于是北山子之友武功康子聞之曰此五

者古人之重也北山子有是哉是可以觀北山子矣遂大書於亭以為之記

光訓堂記

夫父祖以産業付子孫其弗守者多也況乎以道以德而訓其子孫其子孫茍毋失其遺書亦已鮮矣況能身體而力行之又進而上達於古昔聖賢之所訓使其身為聖賢之徒而若父若祖之道無怨無恫當世之人覩之而興起後世之人仰之而不忘非豪傑之才明哲之

操其孰得而幾也吾友谿田馬先生伯循以光祿卿得告於家繕其先人之墓為堂以修祀事今年正月廿又六日值先生初度之辰予往壽焉因便謁墓飯於東序堂尚未名先生請予擬之予曰堂當名以光訓先人之道先生若之先人之訓先生遵之幽宅之祀此堂麗焉名非光訓殆於不可於是涇陽諸生遂請予為記刻之堂下予惟馬氏自靖川先生躬耕說道尚志慎修不求聞達罔就辟舉其高風遜德視區區利祿之徒奔走役

役卒無分毫之益加於上下者詎止天淵也雲巖先生又克承先業出厥緒餘式諸多士美大已集匿光闕發使其道至谿田先生益暢益肆景慕滿於士林名實貽於宇内明興百七十二年其以道鳴天下蓋惟三四人而已河東薛先生德溫涇野呂先生仲木與先生之外醫閭賀先生克恭蓋亦其人過此非子之所能知也夫學士大夫日誦説周公孔子之道將以成已成物尊上而裕下也乃騰布口説挾道飾奸其人雖三尺之童唾

口羞道乃又著為邪說指斥前進東橋顧先生華玉送涇野先生序文其萬年公案也若谿田先生非所謂克光先訓者邪君子篙悽愴之餘俯仰無愧君子之於道若是焉可也後之觀者其有感於予言也夫其有罪於予言也夫時嘉靖己亥夏四月甲辰記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蔣侑治郡理得人從乃大鏟嶮道混石見土平可容考工

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辟風日則劒州山水爽然矣而蔣君在郡能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詠述其事播美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德乙亥武緣李君來知劒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於是廣教化之道表廢墜之跡高城濬池練兵飭備陳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輿曲窮索靈秘得兹亭之址焉乃於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

之雋朕二者不可毋耀弗示也予既建蕙山書院以示學者而又表武侯之廟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警後賢克循然於禮義之事則庶幾矣佳勝如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坤珍也於是滌穢芟草復斯亭焉畚鍤始興即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吳職方記言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兩賞耳詎知亭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闌溪遠挹五華

前對漢陽左秀巖右臥龍城郭樓臺俯在懐抱與職方之記畧同至於長溪清潯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久矣劍士姜文粹玉潔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因以書托予記亭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隸大書之為宋張琋筆予益躍然懊不能從諸君子遊也自予記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干首一作篇尚欲文粹為吾録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將君何如當亦更為李君賦之矣關中名區勝壤不可以數計安

得有賢如李君者少為表章之以快吾意此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壁字白夫弘治乙卯廣西舉人詣深履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戊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己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記

東崗記

東崗者高密縣東之崗有李子先公之墓故李子結廬處焉因自號東崗子與凌谿子一日過予澼西别業嘆之曰美哉子之居澼西也洋洋乎不可得而繫休休焉

其有餘閒也眂予曰走且馳以嘵嘵於功名之間不得恒守其廬豈不大戾哉夫逝景者易汩而盛年者難再也志曠者寡酬而氣昌者多沮也我盍返焉以修吾廬乎余謂東崗子曰夫子之義予居也似矣然未眂夫子之道而詎以予之苟安不已自昧乎夫志氣者君子居身之所珍而窮達者士之遇也士抱誠明惇正之學孰肯忘世自掩與木石麋鹿為友儕哉顧惟其所遇而已矣今東崗子以直道鳴於天下天下之人莫不引頸以

望得東崗子左右昌朝使匹夫匹婦無不各得其所此則東崗子之故志也今明主在上微賢弗尊微能弗使一切猖狂謬悖邪僻之人誅戮竄放不使一日雜乎淳人正士之間以傷和厚悖朴之化東崗子顯其身名於方憲樞轄之位握髦俊之教統戎兵之數方將向用不已而東崗子之志可謂行矣學士大夫修之於家者多壞之天子之庭東崗子貴不易其賤泰不失其窮守其官服權貴以生死榮辱不能奪至於黜放擯棄毋以回

也艱難狼狽毋以恐也而東岡子之氣可謂浩然不撓矣夫氣者養之所昌而志者事之所本也古之君子功澤加於當時休美傳於來世凡此勿失耳東岡子有是二者凡所以養之東岡之廬而行之東岡之身者毋有不得亦奚必居東岡之廬然後為東岡子也傳說不以商弼而害其築尚父不以周師而害其釣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矣淩谿子曰旨哉之言是深得東岡子之心即與東岡子曰坐其廬以求其

道何異是是可以記諸東崗子之廬是可以使子孫後世皆知東崗子之心不負其窮居之守如此也嘉靖八年癸酉春三月甲子記

邢臺儒學記

臨海郭侯絍知順德之明年庶政修舉民事熙睦乃諗文化式崇禮事命知邢臺縣康君恕修葺廟學俾偉俾廣以勸以翼明年三月績用告成邢臺縣學官諸生偕走幣來京師請予以記用廣侯與康君之德予以去春

過邢凡侯之德聲政績知甚茂也乃書之曰夫邢臺之學自予癸亥之暮過而觀焉曰何蕪穢不治也去年又觀焉曰何靡靡如前日也然見郭侯焉曰是非靡靡如前日者而已也是將以擴而宏焉偉壯而嚴焉也有來自邢臺者吾如問斯學焉必曰侯且匍匍然靡爾寧也順德之化其將有大興乎然而諸生請以成矣噫嘻盛哉政與教之不可並也久矣豪智之士多疎畧禮義以先禁刑故見有亡犯者遂安以肆焉見諸生執禮弗肄

弗下則惓惓然欲治焉曰吾何得區區以教為也夫如
是故民日不親而風俗衰焉民日不親而風俗衰故上
無以畏下無以恃貿貿焉率而偽焉貿貿焉率而偽故
放放焉若禽獸而弗能誨焉民皆放放焉若禽獸而弗
能誨是惡貴乎為人上也侯之德宜邢臺之人有勿忘
焉凡郡縣之役制之於上吏益之以疲敝則未有勿廢
也康君雖力能從事使微侯在上焉亦已已矣廟之制
正殿五楹東西廡幾楹大成門幾楹戟門幾楹學之堂

齋號舍各幾楹而榱桷修飾皆百倍舊也諸生云舊廟稍與學舍徧匝今稍東遷之故能廣且宏焉外又作兩坊皆壯麗可輔可謂偉矣康君齊之陵人能篤信守也故能為侯與與康君謀者訓導黄錦嚴柱謀之而盡度營作終郭侯康君之委者生員柴瑁戴惠也其縣丞李釗與義官二三人又掌役者云

閿鄉儒學記

朔州孟周令閿之七年為弘治辛酉人民既和庶政咸

舉方有事於學宫葺其敝壞廣其狹隘三年癸亥續用告成將圖所記余適以恩命奉母歸里學官及諸生走來以請極言周所以恢拓興作之事未嘗勞力費財又未嘗假色上吏以便宜其力分廵王按察欽以周之力於是也立處百金與之周又懼後者之不壯與所鄰又浮屠之或以移易士習也又遷而取其地以益之予聞之甚喜明日與諸生往觀不及奢靡而嚴正已極乃歎曰若非令之所謂令乎何獨若乃爾也假上吏之色營

繕無益緣飾多利彼豈以是為不善也而亦乃無一人之肯為是如周所用心者吾柰何可辭也來當為若為之夫有司之職其所宜最先者莫如人民而自安養休息之餘所以振作教化使不失其道則莫先於學校之政國家深仁涵漸百十年來申重懇切已謂至矣而天下之吏漠不加意如秦越之視其要名侈炫之徒或又舉而不終隨人移易由周之迹觀之使令皆如周焉民夫何有不敎也廟與學並廟左屋以間記門堂十有一

廡二十有一廚六皆廟門堂七齋舍六號舍二十廨舍三餼廚九皆學其廟東西又牌坊二蓋自洪武時縣令金元亮創爲至今已百有四十歲歲遠人亡可知其陋否也吾聞君子之心惟所加者能自淵實則功效自大閩鄉之士將由是以往必繼有錚然以出爲世鳴者予將以日望之相是役者縣丞黃欽主簿周晃後二年乙丑季冬十二月教諭程實訓導王達葛騰與諸生張檄等復請是夜移宿靈寶行署遂記

主一齋記

夫主一功之專而不雜者也存乎吾心而不與乎外也而何以名齋志心也天下之理皆具於心凡吾所以求得於此皆心也心有所雜則他適而不能一而所謂理者去也不可不志也惡知其一而可以主從乎知也天下萬事孰有不先知其所在而可以有為者而況於道可以貿貿無定者求邪是惡可不知也志之者何求省於此使所以知而以一之者不忘也人有偶同於聖賢

之所為者雖惡人然也卒不與於聖賢者弗自其偶同者極之也而吾又惡知其果於是一而不忘也故曰不可不志也

河東運城敦行鄉約記

昔者予友涇野先生吕仲木氏謫判解州置解梁書院以教學者悅其民風純儉有先王之遺意又命諸高年善人敦行鄉約俗則彬彬然化矣嘉靖甲午監察御史江東古峰余君晦之巡按河東懲奸滌弊之餘覩運城

市肆連絡民棄本逐末興行之志寖微於是懼焉集其城之士大夫耆舊謀曰昔聞涇野先生居解教民訓俗敦行鄉約天下望而效之葢有恨其不身逮者解梁事豈非諸君親覩見也哉盍亦得其高年善人敦行其約使後生小子得於觀感篤義賤貨迪為善俗以復先王之舊此非士大夫耆舊之首事乎於是士大夫耆舊矢心敦約肆於君新建書院中從者如雲莫不以為快覩則其心之傾向愛慕畧可徵矣君於書院養蒙館中又

立鄉約亭服則親考厥成而小學之童又日日望其行事則所以淑其人善其俗者融暢浹洽直與涇野在解相埒師友之間操履如一天下後世蓋將欣慕興行惟恐有弗逮爾其於聖天子化民成俗之意敬承何如哉士大夫耆舊恐其後人莫知所以敦行之自訪於余君价其太學生王季隣氏以予為記因以此歸之

雜著

題唐漁石雲南兩疏後

此唐子以監察御史廵按雲南時作也讀此二疏而又逆覩當時之行事非守死善道執德不回之君子不可幾也毅皇帝聰明寛裕有君人之大度顧崇遊畧細閒為奸邪所乘褻弄威福流毒士類而士類又不自砥礪修飭惟是弭畏憒職故上虧國經下失道守而紀綱法度因以不若祖宗之舊者不獨奸邪然也曩者客自雲南來云唐子廵按雲南綽有風度至要其事實則正此二疏所指顧予不得覩其文辭以快心焉及唐子以提

學來關中于是請而觀之三復興感焉曰嗟乎天下固有經雖大奸羣肆莫能變也至其緯則隨觸而紊非可憂者也故君子之責獨先守經經正則天下無不一於正今之君子恤其緯而不求於經故往而踣動而棼非時之難所以處乎其時之難也錢寧事毅皇帝寵璫避席卿相俛首聲勢所加不拉而靡賣官鬻獄厥門若市當是時茍有所授莫敢弗應也況茂和為其義父敢當堂裂其書而力制其桀此非守經不惑明義理之分察

執守之節必不能也鳳朝鳴父子稔惡神人共怒積賂交權若援手足公卿覆諭尚多曲辭唐子以孤子之軀遐當萬里乃抗奏數四卒允常刑孰不以為至愚然終寧之身無敢以禍加之者彼固知此之為經也君子之於事也守其經行其義而已矣吾義既正則小人雖欲肆其志意亦必以經為思以義為畏而不敢矣魏操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下意於僝存之獻畏其經也操之大無忌憚者是尚思畏之則寧之竊弄威德顧敢遽溢

於操而弗畏耶予於此既以服唐子之氣足以有執於是而又有以服唐子之識足以不惑於是因私識諸兩疏之後苟有觀唐子之風者將必興感於斯文焉

書朱子卷後

此諸公所以贈凌谿子守延平者也凌谿子在延平能率循其行事使民淳俗美此於諸公之贈何少愧乎得而覽之知諸公於凌谿子倚望甚厚夫士之有志於天下國家者自其始學知道蓋莫不蚤作而夜思然能實

加於躬行千萬不可一二夫君子之論不白於天下學士大夫之行多涗於小人由是二者居之不變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此凌谿子將來之責倘亦如諸公之望於延平否乎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志

南嶠子陰德傳系贊

予往過鄜會渼陂先生言及南嶠子之賢如此其陰德表表然非人所能及也南嶠子儒職也倅薄地寒王邦相鄜之編民與南嶠子風馬牛

不相及也攜幼子客寓潛江潛江之人何無一人憫惜之者顧六歲兒匍匐見南嶠子南嶠子不忍之心則勃然而不可遏求醫藥致館穀不幸而死既為之棺斂又擇地寄窆表之以石收養其子教之讀書於戲仁哉載籍所見若南嶠子實未多有比得南溟子樊少南所撰南嶠子陰德傳心實慕焉為之贊曰

緊惟天地大德曰生仁為人心心孰不靈厥養既薄忿

欲斯乘既窒且梏至德以傾達不舉職殘物醲名窮罔思義違天取盈比之南嶠殆且蛆蠅聖人致曲曲能有誠從約致博奚性弗充收此大邦下民是承顛連困鬱遐邇同情心誠求之物用乃亨惟君不貳惟行斯真君相桓桓推賢任能夾敷洪化易如建瓴勝殘拯溺世萬其稱嘉子之仁因心匪迎言不盡意但發厥聲

王汝鄰字說

河東王君世相舊有字矣或以為不切於義子客函谷

君從河東來訪予因易之曰汝鄰書曰臣哉鄰哉凡人臣皆以輔翼厥辟為職有鄰之義焉生固學以待用者安知他日用之於官者不有取於鄰之義乎吾聞君昔遊京師嘗友乎天下之士於凡所以輔翼匡直之道講之熟而勵之志者較乎精矣又安知他日不為輔翼匡弼之臣而已邪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均與有天下之責焉故字君曰汝鄰欲顧名思義若大學之教必以鄰為職分所當為也君勉之哉茲吾先已望子之

自鄰其身者何如耳天下之事蓋未有已不能鄰而能鄰乎人者也君勉之哉

與姜武功計處樊伸等賊攻犯事宜

承諭曲盡計度滿城及郊外生靈荷德寢受比之更生然有數事輒令錄上煩亟為斟酌施行則所益不細曩時蜀漢征勦横及無辜正坐執事者不能先物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昨日得賊馬者即以馬賞民人人思奮恨賊不即至境賞罰之際果能倡勇鼓氣如此

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下塲操演昔种
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矣何令異昔耶一
擇精力之人守把城門盤詰姦細及昏封閉日出方開
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即送官查究遇夜有公差人至亦
必遠瞭同行之人多寡然後索其所執關文脚票果是
真實方令守門官布列執兵之人開門照數放入蓋恐
賊輩乘機影入不得不謹也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
名搬置石子在上每人以三五斗為率以備緩急仍令

每五人具手銃一把火藥銃楔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石所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逼近矣一再擇各處鄉村丁壯者令編為羣伍除大窰村鎮自為防守外其畛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堡堅完不惟遇賊可以勍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者亦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内軍屯寨聚摘取精力驍勇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為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令純熟

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怯全功可致也一各色入操人數既令衣著整齊器械精好矣仍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旗幟必其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審金鼓之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檢察毋使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八九十數給以楯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

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摧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橫行匈奴可也況無習草竊哉一各處鄉夫除修壘城浚者待其功完放回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罷械宜令該里里老先逐名點閘明白的無面生可疑之人參錯頂數方許上堂稟過令村長以次領進點視若里老胡哭搪塞不行用心致有疎虞先反覆申喻以軍法從事令下法行姦細聞之自不敢舍命夥入而遠近皆齊矣點視已畢領打闗防就令出門各回村鎮瞭

視緩急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不至忨愒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門則凡在城内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對山集卷五